困學纂言

困學纂言卷之三

豐城李栻纂

實踐

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陸子曰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伊川先生曰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韓璀乙言元城劉公提奬數四而曰唯在力行而已董生不云乎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二者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故以行爲貴

薛文清公曰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爲學亦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朱子曰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實地爲有進步處耳

朱子曰又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工夫只在當人着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闕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向自己分上着力不當更着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着言語形容此病更着言語贊嘆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却作

閑言語說了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

又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又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

陸子曰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說閒話所指人病即是實病

薛文清公曰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皆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上蔡先生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

朱子曰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否就此痛着功夫方庶幾有益

或問先生之學當求自何處入象山先生曰不過切
已自反改過遷善
陸子曰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
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
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荅之謝子曰實向
他道就上面做工夫来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
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
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

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冐昧爲之欲之耳今旣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

切問近思者也子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䟽食菜羹却去房裏喫也

陸子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張子韶曰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薛文清公曰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又曰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摠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延平先生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薛文清公曰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

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
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
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
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王文正公常語人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
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
謁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

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伊川先生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薛文清公曰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又曰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誠矣

元城劉公曰某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胡珵

况吟良久曰誠之一字禍處福處無非安樂公曰此便是安樂法也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横妙用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是無窮其以此杜門不與時事極快活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某不得定也定也

元城劉公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體

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其嚴毅雖家居無惰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忠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強而行之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司馬溫公自始立朝至於為相上則為人主之所信下則為海內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不心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可得蘇子瞻嘗載公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所謂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公實有焉

司馬溫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吾君實得無知之乎

明道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内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

視民如子憐恤教愛出於至誠興利除害所欲必得故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峭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覆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其所措置規模閎大高遠外視如甚畧已而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爲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及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

以稱之者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几拜手告於天夜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李文靖公肥鄉人博涉文史識大體內行脩謹居位
謹密門無私謁公府視事之暇多危坐終日未嘗
跛倚甚嚴重溫雅公忠直諒近代之賢相也

白沙先生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
能獨存者

張子韶曰有國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已
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
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

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言

汪彥章云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榮惡辱之心則同縉紳謂市道爲可羞將以名節勝之耳學問所以求爲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棄名節而竊學問文章之稱是猶立糞土爲墻屋以丹堊飾之而遊居寢卧其下其不爲覆壓則幸而已矣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豫章先生曰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
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文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
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
流入於懦

白沙先生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
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爲先張無垢先生曰操守歟

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
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明道先生曰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
欲方可以為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

范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謂人曰君子行己立朝正當如此若
夫成功則天也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

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
禍者其惟晦乎
龜山先生曰物有圭角多剌人眼目故君子處世當
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薛文清公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又曰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促迫褊
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也
筆疇云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君子立
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

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焉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

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杜祁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於僞

伊川先生曰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省心雜言云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晁氏客語云以簡傲爲高以謟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寛大胥失之矣

鶴林玉露云上蔡先生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鸑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上蔡先生曰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者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毎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韓魏公毎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

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予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薛文清公曰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

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東陽胡百能睽郡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切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

陸子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事又却只是放過忘知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

貴相周恭叔才識高明初言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陽明先生曰節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

汪信民嘗言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
節嘆賞

鶴林玉露云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
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
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
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
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
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

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延平先生曰吾人大率坐此窘窶百事驅遣不行唯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爾某居村乃坐一無所爲亦以遇事窘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

朱子曰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

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寖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薛氏質疑曰嘗自驗之事理思不起而夜得之神清

也語不靈而夢靈靜而通也作文強則不就就亦不佳神昏也閒暇有覺叢冗則失照神罷也求義不通而忽自悟者神復也故君子之學養神而已神得其養神之所存德也神之所成業也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間有子弟

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柳玭家訓曰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身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又曰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悌為基恭黙為本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

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已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憒前經而不恥論當世以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褻狎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蘗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

光魯公質誡子孫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
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
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
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
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
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禮畨名教
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
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兇險類古今傾
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

謹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怒從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蘧蒢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

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
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
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
凡此十四事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坐隅朝夕視爲
警

困學纂言卷之三終

困學纂言卷之四

豐城李栻纂

謹言

易曰言者天下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與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陽明先生曰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謝子曰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其尋常纔覺心不在
時語便無力

明道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
疾

邵伯溫曰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
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
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
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
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

公神道之碑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要之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

白沙先生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今未須說聖賢且如一人到面前動作粗疎言語

無序縱有甚誠意亦不能入人此是氣象不好若舉止從容言語簡重雖無甚誠意動人人亦不敢輕他此便是氣象好然人拘於稟賦不同或有正當好人與人交接不問生熟吐肝膽與之言開心見誠人反不信他以為諂已此則失於無序者能克去辯急為和緩變激烈為和平則大有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先生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

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伊川先生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便說得明白若是生底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愼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延平先生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得之學者譬如

鸚鵡學人語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先生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晁氏客語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爲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

省心雜言云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君子

邢寬因問伊川謂尗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

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

筆疇云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薛文清公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
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夢寐亦安

又曰少言沉默最妙

又曰愼言其餘深有味

又曰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又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象山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着落處若無謂閑說話
是謂不敬

晁氏客語云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爲之事不如其已

司馬溫公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

為予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張子曰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

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薛文清公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

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而自責者累日曰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薛文清公曰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如一非忠信也

陽明先生譬學者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學者於道如管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

忽非笑之意不知有道者從旁視之方為之歎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旻若無自覺斯亦可哀也已又曰議論欠簡切又不能虛心平氣此是吾儕通患

敬事

孔子曰事思敬

又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薛文清公曰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

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朱子曰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

之事亦然

薛文清公曰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

隨之不可不慎

陽明先生曰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延平先生曰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薛文清公曰常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必錯矣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
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延平先生曰事雖紛紛還須我處置

朱子曰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
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
之是非久而自定時下須是我者無歉

或問天下多事如何見得是處上蔡先生曰窮理便
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朱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

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朱子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

道理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象山先生常言之

伊川先生曰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明道先生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

便是不善處也

朱子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為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陽明先生曰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

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昡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也

龜山先生曰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已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或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陽明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延平先生曰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於靜坐時收拾將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就道理矣

伊川先生曰人莫不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

戾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

薛文清公曰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决事了即常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為所累矣

明道先生曰人之遇事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意思不得每理會

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
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須滞滞泥泥子淵却不如此
過了便了無凝滞
伊川先生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
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薛文清公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
處則得其當
或問張子韶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

其識耶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胷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次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何如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屏意不如平心

張子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求師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伊川先生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陸子曰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又曰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慾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韓文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

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
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
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
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
愚益愚

陽明先生曰今之習藝者有師業舉者有師至於性
分之未明則不肯以從師夫技藝之不習不過無

養生之術舉業之不習不過失進身之階耳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何哉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滎陽呂公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

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
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
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
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
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
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
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
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公所嚴毅方
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

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久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年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大夫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黃山谷謂王子飛云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耶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之顏色悅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取友

孔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無友不如巳者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尹和靖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

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張子曰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論多識前言往行以育其德
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明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着則一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呂榮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歟

申顔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明道先生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陽明先生曰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張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下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當終身

不知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

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歟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或問獨學無友當如何張子韶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此則便是益友

張子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程子曰面前徑路須放展拓方可容人往来不然自已亦無容身之地矣

薛文清公曰接人大宜含弘如行曠野方有展足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白沙先生曰待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

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
成就處

筆疇云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
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
乎狂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
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顔色輕
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惟忿慮妬之
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

邵康節先生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

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薛文清公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

或問不幸與小人處如何張子韶曰常自檢點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麄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

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校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也又遺事云人有欺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亦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

不待以誠邪

晁氏客語云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別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困學纂言卷之四終